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第三函
第六冊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七

起丙午宋明帝泰始二年。魏獻文帝天安元年。凡十八
盡癸亥齊武帝永明元年。魏孝文帝泰和七年。

年。
宋泰始二年。魏顯祖獻文帝弘天安元年。春正月。朱遣建安王休仁討江州。晉

安王子勛遂稱帝。二徐司豫青冀湘廣梁益州皆應之。

宋中外戒嚴。以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江州刺史王玄謨副之。以沈攸之爲尋陽太守。將兵屯虎檻。玄謨前鋒十軍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諸將曰。今衆軍姓號不同。若有排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取敗之道也。請就一軍取號。衆咸從之。鄧琬詐稱受路太后璽書。勸將佐上尊號於子勛。子勛遂卽位。改元義嘉。以琬及袁顗爲僕射。張悅爲尚書。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道固。青州刺史沈文秀。義陽內史龐孟蚪。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皆舉兵應之。宋主以庾業代延熙。業至。反與之合。使孔瑛慰勞會稽。瑛至。反說使附尋陽。益州刺史蕭惠開亦謂將佐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

之穆。其於當璧。並無不可。但景和本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荷世祖之眷。當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費欣壽。將五千人東下。於是湘州行事何慧文。廣州刺史袁曇遠。梁州刺史柳元怙。山陽太守程天祚。皆附於子勛。四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唯丹陽淮南數郡。而東兵又已至永世。官省危懼。宋主謀於群臣。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人有異志。宜鎮之以靜。至信待人。叛者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旣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矣。願陛下勿憂。建武司馬劉順。說豫州刺史殷琰。使應尋陽。琰初以家在建康。未許。後不得已而從之。宋主復謂興宗曰。諸處未平。殷琰已復同逆。爲之奈何。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然今商旅斷絕。而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之言耳。宋主知琰附尋陽。非本意。乃厚撫其家。以招之。使垣榮祖說薛安都。安都曰。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雖天下雷同。正速死耳。安都不從。因留榮祖。使爲將。

集覽

當璧。左傳。昭十三年。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請神擇於五人者。乃

徧以璧見於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乃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踖之。靈王肘加

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拜若厭紐。景和
宋主子業年號也。以年號謂子業。當奉九江。晉安王子
勛先為江州刺史。故稱九江。猶羊公之言。晉伐吳時。羊
祜寢疾。晉武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須臣自
行。但既平吳後。」

質實

建安郡名。注見晉武帝泰始五年。江州。注見漢武帝元鼎五年。沈攸

之。吳典武康人。慶之從父兄子。壽陽郡名。注見晉明帝
太寧二年。一統志云：虎檻洲名。在太平府繁昌縣東五

十里。宋沈攸之。王休仁屯軍于此。以破孫沖之於赭圻。
又陳侯瑱進軍虎檻洲。與齊王琳合戰。亦此地。徐州。注

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冀州。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
青州。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義陽郡名。注見梁武帝太

清二年。吳郡。注見漢獻帝建安五年。吳興地名。古為防
風氏之國。春秋時屬吳。後屬越。戰國時屬楚。為菰城。秦

置烏程縣。介於會稽、鄣兩郡之間。漢初屬荊國。景帝時
屬江都國。元狩初為會稽、丹陽二郡地。東漢屬吳。及丹

陽郡。三國吳始分置吳興郡。治烏程縣。梁兼置震州。陳
罷州。仍為吳興郡。隋初郡廢。以其地屬蘇杭二州。仁壽

初置湖州。取太湖為名。大業初州廢。復分屬吳餘杭二
郡。唐初於烏程置湖州。大寶初改吳興郡。乾元初復為

湖州。屬江南道。乾寧初。陞忠國軍節度。五代吳越奏改
宣德軍。宋改昭慶軍。又改州曰安吉。屬浙西路。元置湖

州路。太朝改為湖州府。隸浙江道。王曇生。琅邪臨沂人。義興郡名。注見晉孝武帝太元十七年。晉陵郡名。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二年。毘陵。會稽郡名。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益州。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湘東郡名。注見文帝元嘉十六年。衡陽。晉安郡名。注見漢成帝建元三年。

九江郡名。注見晉明帝太寧二年。尋陽。巴郡。注見周顯王六年。湘州。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長沙。廣州。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梁州。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山陽郡名。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丹陽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金陵。淮南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豫州。注見齊主寶卷永元二年。壽陽。垣。榮祖。洛陽。垣道人。雷同。事多曰雷同。記曲禮上篇。毋雷同。

書法 尋陽前書舉兵矣。此其書討何子業昏虐。既已除矣。社稷有奉。而復尋干戈。是爭也。亂何時而已乎。故稱帝前乎此。未有書遂者。此特書遂。若曰舉兵於昏虐可也。而遂稱帝不可也。凡書遂。遽辭也。是故子勛稱帝書遂。陳霸先稱皇帝書遂。唐武宗卽位書遂。

發明 子勛前書舉兵者。子業無道。故子勛不以反書也。至諸州舉兵應之。亦不書反何耶。子勛既世祖之子。諸州苟欲奉而君之。是亦不忘本朝之意爾。然既不書反。又胡為以討江州書之乎。夫國君不可

此為試英。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無一。亦不可有二。湘東既繼大統。則是社稷已有奉。人民已有主矣。子勛前日舉兵。固曰迫於狂暴。今既得其所託。便當返旆還州。告諭諸郡。以國已有君之意。如是。則宗廟重安。境內無虞。豈不休哉。不是之思。遂乃正號稱尊。則是志在爭帝。非復前此避禍之意也。綱目原情定罪。直書曰討。然後宋師可舉。名義正矣。故自此以下。皆以臺軍別異而書之。夫豈過哉。

宋兗州刺史殷孝祖帥兵赴建康。

宋主遣兗州刺史殷孝祖之劔葛僧靜說孝祖入朝。孝祖委妻子於瑕丘。帥文武二千人即日還建康。時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所領皆兗楚壯士。人情大安。乃假孝祖節督前鋒。遣向虎檻。初宋主遣舉衆徵。請兗州募人。至是薛安都以衆敬行兗州事。使殺孝祖。諸子州境皆附之。唯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不從。

集覽

瑕丘。漢地志。山陽有瑕丘。括地志云。兗州瑕丘。卽任城樊縣。無鹽。注見秦二世三年。

質實

兗州。注見漢獻

帝興平二年。一統志云。瑕丘。漢之縣名。屬山陽郡。東漢因之。晉省入南平陽。屬高平國。隋復置瑕丘縣。爲魯郡治。唐爲兗州治。宋初改爲瑕縣。後改爲嶧陽縣。取山爲名。宋金元俱因之。本朝爲兗州府治所。屬山東道。東

平。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

書法

書赴建康何。予從正也。

宋分兵討豫州會稽。

宋主親總兵出頓中堂。以山陽王休祐為豫州刺史。督劉劭呂安國等軍討殷琰。巴陵王休若督沈懷明張永蕭道成等軍討孔顗。時將士多東方人。父兄子弟多已附顗。宋主因送軍諭之曰。朕方務德簡刑。使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等當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為慮也。**質實**劉衆於是大悅。凡叛人親黨在建康者。居職如故。**質實**彭城人殷琰。陳郡長平人。孝祖之子。巴陵郡名。注見文帝元嘉三年。沈懷明。吳興武康人。張永。吳郡人。裕之子。孔顗。山陰人。琳之從孫。

宋太后路氏殂。

太后延宋主置酒進壽。宋主知之。即以其卮上壽。是日太后殂。

質實

上壽。注見漢武帝元封元年。

書法

於是太后延宋主進壽酒中。帝知之。因以上壽遂殂。宋主於孝武為異母弟。太后則孝武之母。

也。其不書弑何。罪不在宋主也。故從恒辭書殂。

二月。宋臺軍克義興。

孔顥遣其將軍晉陵。部陳甚盛。沈懷明等不敢進。咸勸巴陵王休若退保破岡。休若宣令敢言退者斬。衆乃小定。殿中御史吳喜請於宋主。願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宋主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主者。未嘗爲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勇決習戰。若能任之。必有成績。乃遣之。喜性寬厚。數使東吳。人並懷之。及聞其來。皆望風降散。至國山。遇東軍擊破之。斬其將。進逼義興。劉延熙柵斷長橋。保郡自守。喜築圍與相持。庾業於長塘築城。與延熙相應。會宋主復遣督護任農夫至。業城未合。攻破走之。收其船仗。向義興。助喜攻郡。克之。諸壘皆潰。延熙赴水死。

集覽

軍晉陵。軍。謂屯守也。晉陵。卽延陵。季子之采邑。漢改

毘陵縣。晉置郡。後諱毘。又改晉陵。隋置常州。治晉陵武進二縣。義興。注見晉孝武帝太元十七年。長橋。卽垂虹橋也。一名利往橋。在蘇州吳江縣東西長千餘尺。用木萬計。前臨具區。橫絕松陵。湖光海氣。蕩漾一色。乃三吳之絕。

正誤

長橋。今按吳喜進義興。太守劉延熙柵斷長橋。此長橋正在義興。卽周處斬蛟處。今宜與

縣。卽古義興。避宋質實一統志云。破圖。讀名。在應天府。

太宗舊諱而改。質實句容縣東二十五里。吳赤烏中。

發兵三萬。鑿句容中道。至雲陽西城。以通吳會船艦。上

下十四埭。羽林軍名。注見漢昭帝元鳳元年。軍旅注見

梁武帝中大通二年。東吳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三吳

國山注見梁武帝天監八年。長橋在常州府宜興縣治

南。後漢袁府君所造。晉周處嘗斬蛟於此。

元改名萬安橋。長塘疑是地名。未詳處所。

魏丞相太原王乙渾謀反伏誅太后稱制

渾專權多殺。侍中拓跋不告其謀反。馮太后收渾誅之。

遂歸朝。稱制。引中書令高允。侍郎高閭。將軍賈秀。共參

政。大質實太原郡名。注見齊明帝建武

宋臺軍克晉陵吳興吳郡

沈懷明等與東軍相持。久不決。會宋主遣將軍江方興。

御史王道隆。至晉陵。東軍五城相連。城猶未固。道隆謂

諸將曰。此城未固。可以藉手。上副聖旨。下成衆氣。乃帥

所領急攻。拔之。斬其將。乘勝進擊。東軍敗走。遂克晉陵。

孔瑛時屯吳興南亭。與王曇首。顧琛。皆棄郡奔會稽。宋

主以四郡旣平。乃留吳喜使統諸將。擊會稽。召張永擊

彭城江方興擊尋陽**集覽**吳興戰國楚為菰城秦置烏程縣屬會稽二國吳置吳興郡隋改為湖州宋改

為安質實一統志云南亭在湖州府治西南下瞰苕溪

吉州孔瑛山陰人瑛從弟彭城郡名注見秦始皇

二十八年
宋以蔡興宗為僕射褚淵為吏部尚書○宋臺軍克會稽

吳喜任農夫等引兵向會稽破其兵取西陵斬庾業上

虞令王晏起兵攻郡孔瑛出走車騎從事中郎張綏封

府庫以待喜晏入城殺綏執尋陽王子房縱兵大掠獲

孔瑛及頭殺瑛謂瑛曰此事孔瑛所為無預卿事可作

首辭當為申上瑛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

是君輩行意耳乃並斬之顧瑛等詣喜歸罪喜皆宥之

送子房建康質實西陵渡名注見齊武帝永明六年上
貶松滋侯虞縣名注見晉安帝隆安四年建康
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金陵一統志云松滋漢之
縣名屬廬江郡後廢之晉太元初以其流民避兵至南
郡高成縣地乃僑置松滋縣屬河東郡隋初廢郡以縣
屬荊州唐初屬江陵府宋金元俱仍舊本朝因之改
屬荊州府

三月。宋臺軍敗于赭圻。殷孝祖死。沈攸之代將擊尋陽軍。大破之。

鄧琬鄙闇貪吝。賣官鬻爵。販賣飲博。日夜不休。群小橫恣。競爲威福。於是士民忿怨。中外離心。琬遣孫冲之。帥薛常寶等萬人爲前鋒。據赭圻。冲之啟子勛曰。舟楫已辦。器械亦整。便欲公流直取白下。願速遣衆軍。兼行相接。子勛乃以陶亮統五州兵。合二萬人俱下。亮不敢進。北軍鵠州殷孝祖負其誠節。陵轢諸將。臺軍有親屬在南者。悉欲推治。由是人情乖離。沈攸之。內撫將士。外諧群帥。衆並賴之。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相謂。殷統軍可謂死將矣。與賊交鋒。而自標若此。若以十人射之。欲不斃得乎。及攻赭圻。孝祖果中流矢而死。人情震駭。並謂攸之當代爲統督。時休仁遣江方興等赴赭圻。攸之以爲孝祖旣死。明日不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各位相亞。必不爲已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也。乃帥諸軍主詣方興曰。事之濟否。唯在明旦。一戰不捷。則大事去矣。諸人或謂吾應爲統。自卜懦弱。幹畧不如卿。今輒相推。但當相與戮力耳。方興甚悅。許諾。諸軍主或尤攸之。攸之曰。吾本欲共濟艱難。以安國活家。豈計名位之升降。而自惜同異哉。明日。方興帥諸軍進戰。大破南軍。拔胡

白二城。詔以攸之督前鋒。陶亮大懼。召冲之還鵲尾。留薛常寶守猪圻。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土錢穀補官有差。軍中食少。建安王休仁撫循將士。均其豐儉。死問傷。身親隱恤。故十萬之衆莫有離心。鄧琬遣劉胡帥衆十餘萬也。鵲尾。胡宿將勇健。多權畧。屢有戰功。將士畏之。參軍蔡那子弟在襄陽。胡每戰懸之城外。那進戰不顧。吳喜亦帥所領五千人並運資實。至于猪圻。集覽。猪圻。史炤釋文曰。地名也。記也。本作以羽儀。自標顯。隱恤。質實。猪圻。城名。注見隱。痛也。恤。愍也。心哀痛而憐愍之。晉哀帝興寧二年。白下。城名。注見泰始元年。鵲洲。未詳處所。胡白二城。未詳處所。唯鳳陽府潁州城西北二里有胡城。卽春秋胡子國。未知是否。明者察之一。統志云。鵲尾。渚名。在廬州府舒城縣治西北。舊有鵲亭。按左傳。楚伐吳。吳人敗諸鵲岸。杜預注。舒縣鵲尾渚是也。襄陽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書法

江左建國久矣。未有書臺軍者。書臺軍何別外也。故曰臺軍。敗臺軍者。孫冲之也。以自敗爲文何。不以外兵加臺軍也。然則南兵之破。方興力也。曷爲止書攸之。攸之讓不爲統。然後方興感激力戰。則方興之功。攸之之功也。綱目歸功攸之。其爲體國忘私之

勸至矣。

宋斷新錢。專用古錢。○夏四月。宋臺軍拔赭圻。

沈攸之。帥諸軍圍赭圻。薛常寶等糧盡。告劉胡求救。胡以囊米繫流查。及船腹而覆之。順風流下。以餉常寶。攸之疑有異。遣人取之。大得囊米。胡又陸運餉之。攸之邀擊。胡被創走。常寶惶懼走還。攸之遂拔赭圻。建安王休仁進屯之。胡等兵猶盛。宋主遣褚淵至虎檻。選用將士。時以軍功除官者衆。板不能供。始用黃紙。

集覽

流查。查。與槎通。水上浮木也。

質實

薛常寶。河東汾陰人。

五月。宋臺軍圍壽陽。

殷琰使劉順督諸將據宛唐。而以皇甫道烈士豪柳倫臺使。不受節度。劉劬始至。塹壘未立。順欲擊之。道烈與倫不可。順不能獨進。乃止。劬營既立。不可復攻。因相持守。順等糧盡。琰將杜叔寶載米餉之。呂安國曰。順精甲八千。而我衆不能居半。所賴者。彼糧行竭。我食有餘耳。若使米至。難可復圖。今可間道襲其米車。出彼不意。若能制之。將不戰而走矣。劬以爲然。以疲弱守營。簡精兵千人。配安國。使從間道抄之。斬其前行五百人。叔寶棄

米走。五月順衆潰走。於是劬毳行向壽陽。與諸軍分營城外諸山。宋主遣人齎詔宥琰罪。琰與叔寶欲降。而衆心不一。復嬰城固守。**質實**。宛唐疑是地名。未詳處所。壽陽郡名。注見齊主寶卷永元二年。

秋七月。宋以楊僧嗣爲武都王。

初武都王楊元和棄國韓魏。其從弟僧嗣自立。屯葭蘆。費欣壽至巴東。巴東人斬之。阻守三峽。蕭惠開復遣兵出梁州。僧嗣帥羣臣斷其道。間使以聞。宋主乃以僧嗣爲武都王。

集覽

三峽。盛弘之荊州記。三峽七百

里中。兩岸連山。畧無闕處。重巖疊障。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及夜分。不見日月。少陵詩註王洙曰。三峽。瞿塘。巫山。

黃牛也。杜修可曰。峽程記云。三峽。謂明月峽。巫山峽。廣澤峽。其瞿塘。灘頭之類。不繫三峽數。

質實

武都

郡名。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葭蘆。城名。注見文帝元嘉二十年。巴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九年。三峽。水名。

注見漢昭烈帝章武二年巫峽。

八月。宋臺軍克江州。殺子勛。

鄧琬以軍父不決。乃以子勛之命。徵袁顗于襄陽。以爲都督。顗性恇懦。在軍中不戎服。談義賦詩。不撫諸將。劉

胡以南運未至。就顓借米。顓又不許。由此大失人心。與臺軍相拒於濃湖。久之。將軍張興世曰。賊據上流。兵彊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遑。糧運艱阻。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下臨洞沱。船必泊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人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於此。沈攸之以爲然。乃選戰士七千。輕舸二百。配之。興世泝流而上而復下。如是累日。劉胡笑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興世何物人。欲輕據我上。不爲之備。一夕四更風便。興世舉帆直前。過鵲尾。胡乃遣兵追之。興世潛遣其將黃道標。帥七十舸。徑趣錢溪。立營寨。明日引兵據之。胡自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曰。賊來尚遠。氣盛而矢驟。驟易盡。盛易衰。不如待之。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洞沱。興世命任農夫等帥壯士擊之。衆軍繼進。胡敗走。建安王休仁以錢溪城未固。命攸之等攻濃湖。以分胡兵勢。胡果欲更攻興世。未至。顓遽追之。城乃得立。胡遣人傳唱錢溪已平。衆懼攸之曰。若然。萬人中應有一人得還。此必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衆耳。勒軍中不得妄動。捷報尋至。攸之以所獲耳鼻示濃湖。顓大駭懼。八月。濃湖軍乏食。鄧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進。胡欲復攻錢溪。旣而曰。吾少習步戰。未閑水鬪。若步戰。恒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

1

及子業被弑。晉安王子勛舉兵尋陽。明帝平之。史云。子業之世。衣冠懼禍。咸欲遠出。至是流離外難。百不一存。衆乃服蔡興宗之先見。史文明白如此。集覽不詳其意。而草率引證。故多類此。**質實**。濃湖。未詳。世。竟陵人。錢溪。未詳。處所。洞汭。未詳。處所。橫浦。未詳。處所。揚州。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金陵。南陵縣名。注見梁武帝太清三年。賈口。即貴山之口。在池州府銅陵縣東六十里。**鵲頭**。山名。注見文帝元嘉三十年。荆。郢。雍。湘。四州名。荆。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郢。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武昌。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湘。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長沙。一統志云。石城。漢之縣名。屬丹陽郡。晉屬宣城郡。隋置秋浦縣。屬宣州。唐爲池州治。五代時。楊吳改貴池。宋元仍舊。本朝因之。爲池州府。治所仍屬焉。

書法

江州書討矣。其不書誅何。子業。子勛。親也。綱目於是。有權衡矣。故舉兵應子勛者。其討之也。皆

不名。必若安都。珍奇。衆敬。降魏而後名。

九月。魏立郡學。

魏初立郡學。置博士助教生員。從高允之請也。